

岸边絮语



BAIHUAWENYI
CHUBANSHE
DANG DAI MING JIA
ZA WEN JING PIN
WEN KU
方成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家散文精品文库

岸边絮语

方 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岸边絮语 / 方成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06-2540-3

I. …岸 II. 方… III.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853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3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1.8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国著名漫画家方成的杂文自选集,选收其杂文精品 70 篇。

方成的杂文,不管是对世事的评议,还是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抑或是善意的劝告,都是有感而发,通过这些平常事勾画出人生百态。

作者文笔活泼,亦庄亦谐。他的杂文就像一幅幅漫画,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自序

从1987年至今,我出版过三本文集,其中多属杂文,也有介乎杂文和其他小品之间的。我画漫画。漫画是评议性的画,画惯了,写出文章也多为评议,又短小,还喜用些曲折用语,这就近乎杂文。但有时写得和常见杂文家的作品不一样。现在要出杂文集了,其中不免混进些似像不像的几篇,有求教之意也。

1996年9月8日

目 录

自 序.....	(1)
从胃说开去.....	(1)
由想起而想起.....	(4)
我也造字.....	(6)
因有感而思正名.....	(7)
我和广告	(10)
从滑稽到幽默	(13)
在深圳转转	(16)
从臭虫扯出的话题	(19)
知易行难话健身	(22)
爬坡的速度	(26)
虎年说吃	(28)
又一种“传帮带”	(30)
高价营养	(32)
给出版社编辑的一封信	(35)
从幽默想到油抹	(37)
毫不新鲜话读书	(40)

祖传鞭炮声	(45)
深思之余谈学法	(49)
谈好处	(51)
洋伯乐	(53)
息事良方	(55)
“鼠味餐厅”议	(58)
从“洋”说到“进口”	(61)
给统计学家出题	(64)
引进杂谈	(67)
“少女的吻”	(70)
行万里来的学问	(72)
旧画重提	(75)
想出的文章	(78)
笑话的学问	(81)
手 臭	(84)
向丁老汇报	(87)
由此推想	(89)
谈“界沟”	(90)
求 和	(92)
特种维生素	(95)
从吃说起	(98)
笑和笑话	(100)
深圳阔起来了	(104)
求景气	(107)
没准儿	(109)
中国人的幽默	(111)

下 海.....	(115)
且说张乐平画集出版.....	(118)
岸边絮语.....	(120)
闲侃学法.....	(123)
抢救国宝.....	(126)
“自由世界”.....	(128)
我看电视.....	(131)
落 买.....	(131)
恭喜发财.....	(136)
说韩羽.....	(139)
我于我的.....	(141)
从电视说起.....	(145)
过年谈吃.....	(149)
推陈出新样.....	(152)
我和新闻漫画.....	(154)
丢失的小刀.....	(158)
宿舍和家.....	(160)
大年三十说红包.....	(162)
忆初恋.....	(165)
再给统计学家出道题.....	(168)
从红线女想到公式.....	(171)
从小学生说到囚人.....	(175)
幽默的曲折.....	(177)
“吃鸡的”再来一个.....	(181)
记下两条.....	(184)
过 堂.....	(185)

“保护”.....	(189)
大师的悲哀.....	(190)

从胃说开去

这算不算一条规律呢，人到一定年龄，饭越吃越少，药越吃越多！

应该说算，因为年纪大的人都如此，谁也跑不掉。

但一细想，话也难这么说。所谓“一定年龄”，到底是多少岁？林黛玉年方二八，就已进入“规律”，而老将廉颇年近古稀，还能“一饭斗米，肉十斤”呢！可见事在人为，大有商量余地。我已经年逾花甲，药确实越吃越多，可饭一口也不少吃，连大块肥肉也不含糊。吃的药并非胃舒平、降压灵之类，而是治伤风感冒的丸散片剂，青年人也要用的。有人问：“你怎么没有白头发？”我说：“白的都掉了。”这是句玩笑话。时至今日，广告上还没有看到专掉白头发的药出售呢。

和同龄人相比，我的身体算是好的。七年前我在干校当炊事员时，能背180斤重的米袋；十年前则在大雪天赤膊干活，那时正关在“牛棚”里接受改造，果然身体改造得还可以。童年时期，我体质并不好。读小学时，球类，我只玩玩弹球——在地上玩的玻璃球。初中时玩的球大一些了，是乒乓球——那年月还没有带胶粒的拍子，只用布满圆孔的木拍。上了高中以后，才开始打篮球、排球，练长跑、双杠。以后又

打网球，游泳。参加工作以后，又学会了溜冰。由于环境的改变，体育运动项目不断改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运动本身，一直坚持至今。1948年在香港，住在荔枝角的小村里。村子不大，因为远离市区，房租便宜，就把从内地流落到此的文化人吸引了来。其中有楼适夷、张天翼、臧克家、蒋天佐、巴波、黄永玉等。我和端木蕻良、单复三人租住一间屋。出村不远，就到海湾，晴空碧海，真是游泳的好场所。每天上午写的写，画的画——都是靠稿费吃饭的笔耕者。午觉醒来，喊一声“走啊！”便穿上游泳裤，直奔海湾。我们三人每天租条小船，端木蕻良划桨，单复和我随船向大海游去。一个多小时回来，在山上泉水里洗完澡，兴尽而归。当时香港稿费很低，生活是很艰难的。记得诗人考诚一家，每天只能以豆芽下饭，那是最廉价的饭菜了。我们单身汉有时想改善一下伙食，就得下海去摸螃蟹吃。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把我们的身体练得相当结实，没闹过病——一病可不得了，不但第二天的饭食成问题，医药费的奇贵也是吓坏人的。

五十岁以后，操场上我是跑不动了，可是乒乓球却是老少咸宜的。工间休息，我就打乒乓球，总要打出一身大汗才罢手，这已成习惯了。然而，打乒乓球亦不是很方便的，球台少，打球的人多，往往不能每一次都轮上。只有一种运动是可以每日坚持的，那就是骑自行车。积三十年之经验，深知欲坚持体育锻炼，最好的是骑车。骑车的好处大矣。北京的公共汽车，在上下班时间是以挤闻名的。相形之下，骑自行车优点太多了：一是不须候车，说走就走，说停就停，路线全由自己决定；二是不挤，上车就有座位；三是时间有保证，没有误点之说；四是空气阳光充足，子卫生有利……最后，就

是锻炼了身体。一般来说，人是有惰性的，越是不活动，身子骨越懒，这对老年人来说是很不利的。骑车，不仅活动了筋骨，也活动了神经，能使人头脑灵活，反应快，对于老年人是抗迟钝的良方。何况经常骑车，还能经风雨，见市面，耳目、皮肤也同时都受到锻炼。这说的是在路上。

进了办公大楼，又另有一种可取的活动，就是上下楼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上下楼梯比较费力，是缺点，但也正因为费力，就锻炼了腿脚。我在上下楼梯时，总喜欢用跑的速度，而且时间一长，习惯了，就能面不改色，气不喘。可能许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不承认自己年龄渐长面带来的体质变化，当猛听得孩子们大声喊你“爷爷”时，这才像触电似的叹一口气：“啊呀，果然老了！”心情开始沉重起来。但不久，看到同年的老张，老态龙钟，像自己的父亲；老李比自己小几岁，却已经半休了；这才感到有些安慰，觉得自己似乎又年轻起来。原来，“老”这个概念，有时还是相对的。

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年，被人养活的时间就占去不少；为社会工作，开始是生疏，莽撞，走弯路；等到学得些本事时，所余时间却有限了。如果六十岁以后还保持着足够的精力，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多贡献出力量来，那多好啊！工作越多，贡献越大，生活越是愉快。我想，健康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此吧。

1980年

由想起而想起

夜里，看《羊城晚报》一篇文章，《从女排“三连冠”想起》，说我国目前正处在干部新老交替的时期，有经验的老干部正在“引退”，倘下决心带好、交好班，让“小字辈”的新干部早出来锻炼，后续问题就好解决，这是女排夺魁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这话我是同意的。但还想起一个问题：“小字辈”从哪里来？经过锻炼，万一不行，怎么办？

国家体委的办法很简单：“小字辈”是教练从运动员里选拔的，经过锻炼，成绩不佳，实在不行的，就换一个，两个不行就换两个……总之，选最合格的。

于是引起个假想：倘若某领导人的一个表亲把他的外甥女推荐到女排，经过一再锻炼，上阵仅有屡败屡战之勇，而无克敌制胜之功，依然列名队员，照样出场，女排尚有夺魁之望乎？

又倘若这位姑娘适于当演员，某京剧团要调她，她也愿去，可女排不肯放，怎么办？后来女排肯放，而某市户口进不去，又怎么办？

当然,这都属于假想,是有了启示才“想起”来的,这些假想,事出有因,不能算无稽之谈吧?

1984 年

我也造字

看《羊城晚报》1月12日“书报摊”转载《语言美》一篇文章，说鲁迅曾创造两个新字，一个是“獠”，一个是“𡗗”。“獠”字已得到承认，收入词典，“𡗗”字却名落孙山，未得入选，词典上没有。我想那是不会有的——至少目前不会有。“獠”字源于群众口语。从口语创新字是古已有之的，例如相声中逗哏、捧哏中的“哏”字，显然是源于地方口语而创造的，词典上有。又如广东的“咁”、“㗎”、“嚟”、“嘅”、“嘞”、“咗”等等，至今未见于词典，但在广东是被承认了的，报纸上就有，今后不是有可能登上词典的大雅之堂。但“𡗗”字不同，这类字的创造，属于幽默讽刺艺术之一种手法，鲁迅创造出来，别人再用，便有因袭之嫌，我想其他作家是不愿意使用的。鲁迅在《“碰壁”之余》中有一句道：“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婢，不在话下。”其中的“婢”字，同属这一类。读者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也会理解鲁迅为什么创造这个字，所以词典没有。两个月前，我的一位三十年前的女同学写信，称我为“学兄”，我回信称她为“学姐”，纯属开玩笑，并无意于冒充摩登仓颉，这个字当然也不会收入词典的。

1984年

因有感而思正名

平时不爱看“有感”的文章，最近看了三位农民把六任厂长经营亏本而关闭了的国营新绛水泥厂承包下来，只半年多，就获纯利两万元的消息（见3月23日《人民日报》），不由得也“有感”起来了。

此“感”不由一处来。前些日子到北京一家规模宏大的书店去买一本杂志，叫《曲艺艺术论丛》。到柜台一问，售货员回答很干脆：“没有。”我转身要走，旁边一位顾客拉着我往这位售货员身边的柜里一指说：“有的，你看看。”我就指着放着这本杂志的地方，向这位售货员说：“我买这本。”他顺手拿了出来，面不改色。

过了几天，我又到这家大书店另一个柜台，向售货员说：“买一本《匹克威克外传》。”他回答也很干脆：“没有。”这回我有经验了，自己向书架上找，那本书赫然在目，排列整齐。于是指着那本书向这位售货员说：“我买这本书。”他一转身顺手取出，也面不改色。

骑车回家，看街上卖大白菜，便停下来从一大堆菜里挑了三棵。顺便问售货员：“这是青口的还是白口的？”回答也很干脆：“全有。”看她那脸色我不敢再问。旁边一位好心的

顾客告诉我“都是青口的”，我才明白。

现在轮到“有感”了。盈利企业可以连年亏损，有货可以说没有；只有一种货，可以说“全有”。事情都是神经正常的人干的，这叫什么毛病？有人说：老百姓是“吃大锅饭”闹的，当官的是“官僚主义”闹的。报纸也是这么说。可我总觉得还没说到点子上。毛病都一样，怎么有两种说法呢？

报纸是学习的好材料，看着看着，颇有所得。报上有这样的标题：“有钱不收，有货不领，损失百万不在乎”（见3月20日《羊城晚报》），另一则消息：“一船粳米，霉烂变质1.3万斤，其余百万余斤也发热变色，该县粮食局领导对此毫不痛心。”（见2月14日《人民日报》）最近又看到一条消息：福州车站职工在文明礼貌月里清理出三百多批长期积压的“无主货”，好容易才找到其中的一百二十位货主。这也应属天下奇闻。倘无文明礼貌月，这些货还得积压下去无人过问，而货主自然毫不在乎，货损坏了也毫不痛心的。

可见毛病出在“不在乎”和“不痛心”这两个“不”字上。一个病症还要用两个“不”字相称，虽不远矣而尚未言中。

于是继续学习，还是看报。有了！报上早已有不少报道和评论：农村实行各种联产责任制，不但农业增产，林副牧渔样样丰收；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立即转亏为盈；陕西县级以上单位实行处理群众信访责任制，使久拖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许多评论也说，实行责任制不但打破“大锅饭”，也克服“官僚主义”。

可见新绛三位农民之所以赛过六位厂长，其窍门无非是负责任而已。因为倘不负责，亏了本，他们自己要“上吊”的。